

关于火锅的起源,有两种说法:一种说是在三国时期或隋炀帝时代的“铜鼎”,就是火锅的前身;另一种说法是火锅始于东汉,出土文物中的“斗”就是指火锅。前些年,在南昌市郊海昏侯墓葬内,出土一只青铜制作的火锅,该器物是个三足器,支撑比较稳定,上端是一个肚大口小的容器,便于盖上盖子,下端连接着一个炭盘,之间并没有连通。考古专家考证,这是一个距今有两千多年的青铜火锅。

到魏晋时期,火锅更加盛行,从考古发现来看,此时已有各式各样的火锅,火锅的材质也不局限于青铜一类,出现了铁火锅、陶火锅等,除了吃分餐制形式的“小火锅”外,人们开始吃起了可以放不同料汤的火锅,开始了对锅底的研究,鸡汤锅、麻辣锅等各种汤锅应运而生,而火锅器具则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。西汉江都王刘非是一位

童年时候去钓鱼,突然想知道水下面有些什么,于是,径直走到水中央,让水没过头顶,我蹲下身子,河水好清澈啊!我瞬间便看清水底摇动的水草。人在水中,我所熟知的生活和世界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,耳畔声响全无,那种寂静让我心中涌起无比恐惧的孤独感。我慌忙直起身子向岸边划过去。不久我又迈出探索的步伐。家乡的圩田旁是无边无际的荷叶塘,塘中遍是芦苇,别的小朋友在旁边玩耍,从没有人敢进去。我一个人望着那无边的绿意,充满向往,溜了进去。那铺天盖地的芦苇,仿佛帷幕,风吹以后,整齐地向一侧倾去,又荡回来,仿佛是无数士兵铸就的铜墙铁壁一般。越往里面走,越是寂静,当我深入其中,再回头,已然看不到回去的路,前方又不知道尽头在哪里。我慌了神,赶紧往回跑去,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的后面追着我一般,一路惊

小时候,我家附近的高氏兄弟俩都是卖货郎,他们每次走村穿巷时唱着卖货郎的小调调:“咚咚咚,鸡毛换针,鸭肫换线。响叮当,响叮当,谁家需要针头线脑补裤裆……”小媳妇听了,笑翻了天。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的农村,出门都是土路,买啥都凭票。晓棚街有一家大点的商店,卖油盐酱醋、火柴香烟、毛巾手帕、煤油等之类的东西。一个卖货郎像一个流动杂货店。一根有弹性、大约五尺左右长的竹制扁担,两头挑着两个竹篾编织的箩筐,一头箩筐上面放着一个木制箱子,上面是玻璃,里面整齐摆放着各种杂货,走起路来扁担一闪一闪,有节奏地上下起落着,走一村,过一桥,卖货郎感觉累了,就会娴熟地把扁担从这个肩换到另一个肩继续前行。为了多走几个村子,多卖点东西,他们不会轻易坐下来歇息。为了不把衣服的双肩部位磨破,他们都会用几层厚布特意缝制的垫肩,专门垫在肩上。

卖货郎,多数是五十岁左右,而高雄志的儿子二十几岁也做起了卖货郎,挑一副装满货物的担子,一只手放在扁担上,另一只手拿着

炉边闲话

火锅

江初昕

十足的火锅“吃货”。他发明了“五熟釜”,在铸造时将鼎中的空间分成五部分,就是将鼎分成不同的烧煮空间,避免不同味道的料汤串味,方便有酸、辣、麻、咸等不同饮食习惯的食客。鼎分五格,可以将猪肉、狗肉、羊肉、牛肉、鸡肉这类肉品放在不同的格内,从而能吃到五种不同风味的火锅,这可能就是“鸳鸯火锅”最初的模样吧。

南宋闽人林洪曾经在冬季的武夷山内,捕获一只肥美的野兔,但山中没有厨师,林洪不知以什么烹饪方式来处理大自然的这份馈赠。一位老食客告诉他:“山间只用薄

批,酒酱椒料沃之,以风炉安座上,用水少半铫。候汤响一杯后,各分一筋,令白箸入汤、摆熟、啖之,及随宜各以汁供。”用筷子夹着切成薄片的野兔肉,在热气蒸腾的汤水中一撩拨,马上变出云霞一般的色泽,再蘸上“酒酱椒料”制成的调味汁水,入口一咬,一种更鲜美泼辣的味道便立即激活了味蕾。林洪将这种烹饪方式命名为“拨霞供”。随后“拨霞供”从山野间传入市井,人们从中得到创造美食的灵感,将“涮”字诀广泛应用于餐桌之上,不独兔肉,其他肉片与菜蔬均可一涮而熟,蘸酱食之。此法传至今天,人们称之为“涮

边走边说

孤独

王勇

起水鸟,它们发出扑棱扑棱的声响,这更增加我的恐惧与孤独之感。我的心扑扑地直跳,仿佛要从胸腔中跳出来,一路狂奔出了芦苇荡,站在安全的地方看着广阔的天空,心情才慢慢舒畅起来。

童年的这些记忆本已经尘封,但是最近遭遇的那些没有来由的事情,让我重新感到了孤独。在你看不见的地方,那一枚枚冷箭忽然射来,一次次正中我的心房,曾经的伤口又一次次被撕裂。我始终相信“人性本善”,人生只匆匆几十载,有什么执念不可以放下?为什么一定要争得头

破血流,伤痕累累?工作也好,职业也罢,我们在谋生中总该做点什么,让人生能够添点光彩,无愧无悔此生。

人赤条条地来到这世间,终究有一天也将带不走任何东西,再赤条条地孤独地离开。李连杰主演的电影《投名状》中,本是兄弟,为了浮名,堕落本心,拿兄弟朋友来出卖,最后失去爱人,失去兄弟,失去生命,可叹可悲!人这一世,总得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从不用恶意去对待任何人,我也希望我能够帮助到我所认识每一个的人,秉着一颗公心做一点点事情。但

火锅”。

到了明清时期,火锅尤为盛行,不同地区发展出各具特色的火锅派系,比如巴蜀的麻辣火锅和北京的铜锅涮肉等。火锅还因为得到清朝皇室的青睐而成为“宫廷菜”,清宫御膳食谱上就有“野味火锅”的记载。清末火锅在宫廷中十分流行,金易在《宫女谈往录》中记载:“每年冬天宫里都要吃上整整三个月的火锅。从农历十月十五起,每一餐都会添上火锅;直到次年正月十六,才会把锅子撤掉。”

进入民国,火锅彻底成为一道平民美食。郭沫若在为好友剧作家于伶过生日时邀请他吃了顿火锅,并做了首打油诗向好友解释当时重庆最通俗的火锅吃法:“锅里熬汤子,食客动筷子。或烫肉片子,或烫菜叶子。吃上一肚子,香你一辈子。”驱寒暖身的火锅的味道,也成为了冬天的独特味道。

是,总有不被理解的烦恼,有被妄自揣测的无奈,有被流言蜚语相伤的痛苦。有时候,我真的渴望那些对我充满误解的人们理解我。

我想起初中读书时的闲暇时光,一个人读书或是画画,那种一个人的孤独,我很享受。内心恬淡,或是看水墨在纸上浓淡的变化,感受水墨的奇妙;或是沉浸在文字中,感受着文字的张力,无数个白天或者黑夜就沉浸在这其中。那一切于我,就是奇妙的孤独之旅。

我记起李白的“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”,多少无眠的夜晚,我仰望夜空,渴望潇潇的夜雨能够洗涤那些充满怨恨与欲望的灵魂。人生路注定就是这样,走,跌倒,擦干泪水或是汗水,爬起来,还得往前走。不管愿意或是不愿意,你都得向前走,没有可以回头的地方。正如汪国真的诗歌所说:既然选择了远方,便注定风雨兼程!

着自己家的狗一起围了过来。那些土狗听到主人的责骂后,都乖乖地站在主子身边,晃动着尾巴,可怜巴巴地望着主人不再乱叫唤了。

竹篾编织的箩筐方方正正地放在地上,装放着收购或换购来的废品,一头箩筐上面搁着一个带窟窿的货笼子,是细铁丝编织成网状格子的正方形,正方形中间有个门可以拿出拿进里面所有的东西。网眼小拇指大小,一个手指头可以插进去,可以把里面的所有东西看个遍,笼子里有条不紊地排列着几排小方盒,方盒里分类装着各种日用百货,有针头线脑,各式发卡、小糖、纽扣等。另一头箩筐上面的带窟窿的货笼子里放着各种棉织品,有手帕、护袖、帽子、袜子等。

孩子们一个个你挤我,我挤你,睁大眼睛兴奋地直盯着地看着货笼里的东西,问完价之后,立刻掉头一溜烟跑回家,找一些废品准备来换自己喜欢的东西。什么鸡毛鸭毛、废铜烂铁、塑料破布,甚至牙膏皮,旧橡胶鞋底,乌龟鳖壳等都从遗忘的角落被翻出来。曾经有一个调皮的小男孩,把隔壁家的夜壶也偷偷地拿去换糖吃,至今我们说起来,还会哈哈大笑。

流年碎影

卖货郎

吴超



一个拨浪鼓,不停地摇动着,拨浪鼓发出一阵阵“扑咚扑咚……”的响声。最先迎接卖货郎的是小土狗。狗是非常敏锐的动物,也是非

常守家的动物。每当听到拨浪鼓的声音,都好像发现敌人似的发疯般“嗷嗷”乱叫着跑过来,比任何人跑得快。然后,孩子大人都追着骂